



孟沙文集

孟沙文集

马福联会暨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评委丛书

出版前言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社会地位通常是以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标准。

不幸得很，文学作品在我国缺乏商业价值，所以，许多具有文学天赋能力的人，都在严酷的现实压力之下，放下了文学，转到更能牟利的行业去了。最后，剩下了一群对社会人群和时代负有重大使命的人，或者一批对文学十分热爱的发烧友，他们才能排除了物质的诱惑，在寂寞而艰苦的文艺道路上顽强地奋斗下去。

商人日夜为金钱钻营，金钱代表他们的物质财富。齐白石精心雕刻印章，自称是三百石印富翁，文学工作者呕心沥血，把时代、社会、人生、思想、情感，通过文学手法表现出来，文学作品就是他们的精神财富。

马福联会及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委员会深知文学工作者过着清苦的物质生活，所以每年拨出定量的款项，资助一些作品的出版。自一九七七创办文学出版基金以来，我们邀请多位资深的文学工作者担任义务评审工作。如果没有他们任劳任怨的评审工作，这文学出版基金是办不起来的。为了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决定出版一套评委丛书——双福文丛。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十分有意义，它也将会收集到许多非常珍贵而精彩的作品，并且为马华文艺界增加一份难得的文学财富！

文学出版基金评委会主席

郭洙镇

目 录

第一辑：有麝自然香

有麝自然香	1-2
正视马华文学	3-4
还不到绝望时候	5-6
期待马华文学奖设立	7-9
文学的凝聚与向心力量	10-12
从中学课本选文谈起	13-15
推广校园文风	16-18
问答录	19-20
热闹背后的隐忧	21-22
是行动支持马华文学时候了！	23-25
马华文学现状与趋向	26-32
本地华文文艺刊物的困境	33-39

第二辑：文学，良心的工作

理想·事实·愿望	43-45
----------------	-------

只是开端而已	46-47
华社应与写作界配合	48-50
出 发	51
质中求量	52-53
家，是大家的！	54-55
用笔留下时代的印证	56-58
放眼将来	59-60
开拓视野	61-62
加强马华文学建设工作	63-65
共同的语言	66-67
以文会友	68-69
热切期许	70-71
作协十年	72
马华文学应朝什么方向走？	73-74
端正写作态度	75-76
良心的工作	77-78
星的旅程	79
文学交流	80
马华文学的园林	81-82
「马华文学节」缘起	83-84
改善稿费制度	85
传承与发扬	86-87

第三辑：诗心·爱心

心中有爱，笔下有诗	91-103
读诗与写诗	104-115
宋词的境界	116-119
小说的艺术魅力	120-128
怀念的十四行	129-130
诗歌里的众生相	131-138
刻意经营·无心收获	139-142
看稿琐语	143-146
年轻人的歌唱	147-149
涉足社会，开拓领域	150-157
另一把手术刀	158-161
女性问题的挖掘	162-164
写作讲习班意义深长	165-169
点的凝聚	170-172
后 记	173-175

有麝自然香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组成的国家，宪法规定马来文为国语，除了国语之外，其他种族语文如华文、淡米尔文，都有自由使用的权利。根据宪法的精神，国家文化理应包括巫华印三大民族的文化，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社会的种族组成，从而取得全体国民的认同，产生归属感。

华裔公民在我国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它的丰富文化内涵，早已在我国土地上生根，照理应和马来文化一样受到重视，进而纳入国家文化的一环，以体现多元种族社会文化的特色。如此一来，国家文化兼容并蓄各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具有代表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我国独立将近三十年，在塑造国家文化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华裔社会近十年来纷纷呼吁政府俯顺民意，把华族文化纳入国家文化主流，便是这方面出现偏差的最有力说明。

而作为华族文化里最高层次的马华文学，虽然从战前到战后，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耕耘，对于丰富国家文化的建设献出不容抹煞的功绩，却自始至终徘徊在国家文学的大门外，更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翻开历史，早在二十年代中期，许多华裔写作人已纷纷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当时南洋群岛各地穷苦大众的生活、思想、愿望以及职工运动情况，那时，就有人提出「马来亚本位思想」，强调住在马来亚的每一个人，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都应成为马来亚社会的繁荣进步而努力。

从历史可以见证，马华文学早在国家独立以前已然发挥其团结人

民、丰富人民精神实质的积极作用。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其所描写的人物事物，其所注入的思想感情，无一不是和当地人民的生活实况紧密结合。像这类具有高度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文学作品，除了运用语文工具的不同之外，在本质上，它和马来文学并没有多大差别，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主张只有通过马来文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国家文学的人士，他们对马华文学一直深具成见，无视马华文学的内涵及其马来西亚本土色彩与精神，复且把马华文学和移民文学等量齐观，这种昧于事理的谬论，委实令人难以苟同。

虽然如此，我们却很高兴地看到，在友族同胞里，并不缺少胸襟宽宏的开明之士，像乌士曼阿旺这位曾经荣获一九八三年「国家文学奖」的爱国诗人，从过去到现在，始终能一视同仁地看待马华文学，最近更进一步公开指出：马华文学应纳入国家文化的主流，因为马华文学反映大马社会，具有浓烈的国家色彩。他同时强调，任何语文的文学或文化都应该给予自由生存和发扬，不应受到压制。诗人这番超越种族的坦荡之言，理应受到举国上下的齐声喝采和深思再三。

固然，在争取马华文学成为国家文化主流的努力，迄今仍然受到挫折，但是如果冷静地想想，这些都是人为的，事情毕竟还未到完全绝望的地步。我们必须设法从一些有利的因素去打开死结，与其自怨自艾，不如奋发图强，加紧马华文学的建设工作，用实践（创作成果）去证明本身的地位和价值。到了那时，来自作品本身的说服力，将比一切的空言和谬论都会更为有效。

正视马华文学

过去多年来，我国中学华文课本教材问题，一直引起文教界人士的关注和探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认为旧有的课本无论在内容取材或编写方式，都已经过时了。

最近有关问题又一次在「为华社开拓新境界」研讨会上提出，并受到与会者热烈讨论，综合一般的观点，达致的结论是：现有课文太偏重古文和五四时期作品，严重忽略本地作品，造成学生们在学习母语时，产生几种不良的影响：一年代久远、艰深难懂的古文，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听来吃力；二取材不当，许多文学价值不高的死文字，引不起阅读兴趣；三内容颇多和现实社会生活脱节，无法产生共鸣感和亲切感。

因此，研讨会最后针对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议案：吁请中学华文课本编辑者尽量采用马华文学作品。这项议案，乃是对症下药，非常切合时宜的做法，问题是以后的课文编写人如何落实执行他们的历史任务，这就要看他们的努力了。

我知道，目下仍有许多人（包括课本的编写人）对马华文学存有颇大的成见。首先，他们有一种「本地羌不辣」的心理因素作祟，平日懒得翻阅本地作品，对本地文坛不甚了了，无视马华文学过去数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却也随着人云亦云一番。不仅如此，他们还错误地搬用一些极端的别有居心的马来作家对马华文学所作盲目的批评：「马华文学充其量只有高中生的水准！」而这种话，居然还出自以学者自居的人士口中，怎不令人感到失望和悲痛！

我们不反对收选五四名家的优秀篇章，让学子们了解和欣赏新文

学的精髓部份，但是，站在大马人立场，选择五四作品的数量到底需要有个限度，我们不愿意见到一些人以「先入为主」观念，凡五四之作就认为是优秀之作，刻意贬低马华文学的价值。这样做的结果，除了满足一部份人「怀旧」和「迷恋」传统的心理之外，对万千的莘莘学子，究竟会带来什么惠益？实在很令人担心。

马华文学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已出版作品超过千部，未辑成书的也多得不知凡几，要从中选取适合华文课本的课文，应该不是一件难事。难题是编写课文者本身是否具有改革的热诚？是否公平看待马华文学？只要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其余的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相信都是可以通过磋商的方式逐步解决的。

还不到绝望时候

全国作协主席伊斯迈胡申教授最近在一项对话会上发表的言论，对华裔知识界一边承认国语的地位，一边又强调主观性问题，对国语的态度表现得很不明确。

何谓主观性问题？胡申教授虽没有进一步阐述，但是文化界朋友大概都会清楚，那指的是十五华团向政府提呈的备忘录中，要求将马华文化纳入国家文化主流的问题。

争取马华文化在国家文化中的地位，是华裔社会普遍的心声。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华裔公民在我国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它的丰富文化内涵，早已在我国土地上生根，照理应和马来文化一样受到重视，纳入国家文化的一环，以体现多元种族社会文化的特色。如此一来，国家文化兼容并蓄各族文化的精华，才能具有代表性和加强它的内容特征。

无可否认的，国语是沟通人民思想感情的工具，但是除了努力学好国语外，宪法也赋予人民自由使用母语的权利。两者之间可以相辅相成，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冲突的地方。

可是，伊斯迈胡申的言论却未免太令人失望，就像过去他曾公然指马华文学是移民文学一样，都是出自极端和成见。他一贯主张只有使用马来文创作的文学才是马来西亚文学，丝毫不把占了一半人口的马华文学和马印文学放在眼里，造成「通过文学促进交流」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打击，也是马华文学始终徘徊在国家文学大门外的一个最大阻力。

虽然，抱持像伊斯迈教授那样狭窄文学观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客

观情势倒还不到完全绝望的地步。至少马来作家当中，也有像奥士曼阿旺（东革华兰）和甘玛鲁丁等具有远见之士。他们以开明的态度和阔大的胸襟，赢取友族同胞的爱戴和尊敬。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在现阶段，一切有关「筑桥搭路」的工作仍然是必需的。我们希望通过文学建设，将会有更多的奥士曼阿旺出现。

期待马华文学奖设立

十二月十日是瑞典著名化学师、工程师，是大发明家，大企业主，也是大慈善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

诺贝尔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提起诺贝尔，便令人联想到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从一九〇一年起，几乎每年颁发一次（其中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停顿了七年）。除文学奖之外，诺贝尔奖也包括科学奖、和平奖、经济学奖等。

尽管这个文学奖在评选上尚存有不尽是合理的地方，然而自这个奖设立迄今，造惠世界各地杰出文学家无数，它的权威性地位应是不容质疑的。

文学事业是人类精神文明领域里最辉煌灿烂的一部份，文学家在有生之年，呕心沥血写出不朽名篇，是无法以金钱物质衡量的文化宝藏。像李白杜甫之于中国，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安徒生之于丹麦，托尔斯泰之于苏联，易卜生之于挪威，泰戈尔之于印度，都是被其本国人民视为国宝看待，他们在文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间接也为其祖国带来至高无上的荣誉。

翻阅历史，一个时代文风的兴盛与否，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是健康还是萎靡不振。而文学作品，以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缩影。

唐朝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高度蓬勃发展，为唐诗制造发达的温床，处在一个读诗写诗风气旺盛的时代，唐诗最终在中国诗歌史上脱颖而出，攀上文学的高峰，是大势所趋，不得不然。

宋词是中国文学的另一株奇葩，北宋经历一百七十多年，中原未受干戈之扰与兵燹之祸，是中国历史罕见的盛世。民心稳定，朝野同心，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各擅胜场。舞文弄墨不仅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来自社会各阶层，包括商人、武夫、妓女等，几乎人人都能制作几首歌词。宋词在这种文风昌盛的盛況下，才有获得长足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机会。

文学是超越种族、宗教、政治的一切藩篱，它也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产。

法国近代大文豪雨果，他的一部《悲惨世界》获得当代与后世的读者热烈礼赞，主要是作家发挥了人类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同情不幸的人们，同情他们苦难的遭遇，他有一颗热爱人类的慈悲心肠。他认为要拯救人生于罪恶，要导引社会于善境，不能单靠政治经济和法律，于是他藉文学来表达宣扬他的理想，受到巴黎人民的衷心拥戴，死后还举行国葬，受千千万万群众哀悼。

雨果的际遇算是幸运的了。古往今来的著名文学家，他们生前的遭遇多半是凄凉不幸的。像意大利那位写《神曲》享誉不朽的但丁，他青年时代便参加政治活动，政治生涯很不得意，后来因故被逐外国，过着流亡的生活直到死去。他的遭遇和中国的屈原庶几相同，而后的《离骚》，和《神曲》比较，一点不遑多让。还有西班牙的西万提斯，这个以一部《唐·吉珂德》名震世界文坛的小说家，出身贫寒，只念几年中学便辍学，到军中服役，失去左手，后来坐过监牢，生活拮据不堪，以写作为业，却处处碰壁，他一生当中，时常靠伸手向朋友借钱来过活。在中国，宋词名家柳永，他的作品流传之广，有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可是一生穷愁潦倒，到死后也无以为葬，后来还多得一些歌姬艺妓凑足钱，替他办了身后丧事。这个遭遇，虽曰浪漫，也够凄凉的了。

马华文学的发展，从二十年代到今天，已跨越一个世纪，在过去漫长岁月中，它始终走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然而，尽管客观环

境恶劣，它的生存意志和寻求突破的信念，却始终是坚韧和持久不衰。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努力，它今天已然成为许多外国学者在进行研究本地区社经文化的一个主要目标，对于众多默默耕耘、苦心经营的文学工作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和鼓励。

当前马华写作人面对的困境，有待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和支援。在这方面，大马福联会和雪兰莪福建会馆是华社群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例子。这两个团体自一九七七年成立文学出版基金以来，每年资助若干作者将他们的作品付梓出版，迄今总共已出版了超过六十部的文学作品。这是一个可观的成果，在马华文学史上肯定已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我们期望国内其他经济基础稳固的乡团，今后推展种种社会福利工作的同时，也能向大马福联会和雪兰莪福建会馆看齐，加紧社会的上层建筑，振兴一个时代的文风，给华裔写作人提供口惠实至的奖励。

我们更期待华社有朝一日设立类似诺贝尔文学奖的「马华文学奖」，以便把马华文学提升到更高的发展层次！